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十三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三年八月乙亥詔吏部磨勘選人遇崇政殿坐聽以次引見訖赴內東門謝前此須垂簾日乃謝慮或滯留故有是詔

丙子秀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沈括賜

絹百匹仍從便居止以括上編修天下州縣圖故也

丁丑詔文武官雜壓增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州牧在

御史大夫之上

戊寅鄂特淩古遣人入貢　詔賜吳楚國安仁賢壽夫人

張氏殿前司虎翼空營地為壽堂從所乞也罷元祐二

年五月二十日不許諸處指占指揮御集八月五日

己卯揚王顥改封徐王初封鄧王尋改此　朝奉郎集

賢校理權判登聞鼓院歐陽棐為職方員外郎　右正

言劉安世言臣昨以歐陽棐除館職不當已累次論列至今不蒙指揮日近伏聞用為職方員外郎除目既傳中外駭愕何者棐以憸邪庸瑣之才憑藉執政親昵之勢百日之内三被恩榮雖臺諫交章葢有不能奪者而又繼有此命是朝廷之名器可以倖取而天下無復有公議也臣既有言責目覩僥倖苟不反覆開陳以破小人之情狀則天下將責臣以失職之罪是以顧終言之去歳左司諫韓川嘗言王伯虎鄧忠臣以為不堪館閣

之選二人者特以人才不高或曾經罪廢雖已叙雪尚皆落職授外任差遣今棐才既猥下性復憸回以交結執政子弟預五鬼之目為清議所惡加以考功無狀屢致人言固已赦而不問偶用大臣之薦驟遷太史之職陛下幸聽臣等論列而大臣亦恐甚喧物論遂令追寢自爾姦邪之黨恥於不勝爭為游說必欲用之於是無名直除館職臣累疏極論不蒙施行縉紳皆曰伯虎忠臣孤寒之士無人主張故韓川一言而遂令罷免棐則

以大臣力主而執政多姻家故小臣之論至於五六而猶不能勝陛下以此二事對而言之則朝廷之公私可見矣今既力排公議使棐濫得美職而棐入館未及一月復授郎官慰滿其欲必謂臣等既為朝廷不聽其言無敢復議急加引拔以快私心滋開羣枉之門以累至公之政略無顧憚漸不可長伏望陛下特賜睿斷稍正紀綱罷棐誤恩黜之外郡使天下知公道之存而朝廷名器不為有力可以幸得非特一人之私願實天下所

望也又言臣聞棐亦以愚命頻數人言籍籍居不自安露章遜避而近日傳聞已降指揮不許辭免若果出於陛下之意耶臣猶當援引義理反復論列必期開允庶不曠職若出於大臣之謀耶則不過邪說巧進熒惑聖聰沮遏言路以快私意而已進言者必曰棐嘗為郎官矣今復還之未見其過此則繆妄之甚也且棐既任郎官而朝廷無名除授館職臣等論其不可章五六上是時用臣之言不過復與閒曹則合公議矣然而力排正

論必貼以職者豈非館閣之清選優異於郎官乎又不即時兼除省郎而復命棐主判鼓院者蓋郎官俸給優厚資任自高亦是進擢之路故使棐去彼就此不見其有太優之迹足以解塞人言及人言既已沮止不行而棐得就職旬日之間又有此除是將朝廷爵祿之柄有同戲弄使小人用機巧而取之欺罔陛下一至於此臣前章謂棐名預五鬼為清議所惡者非苟以流俗不根之語妄加之也方今士大夫出入執政之門者比比皆

是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此五人獨被惡聲陛下試以今日棐事言之如王伯虎鄧忠臣孫寒之士韓川一言則皆落職外補棐則百日之内三被恩命雖臺諫交章藐然不顧自非大臣力主而孫固王存以姻家之故共為營助何以至此古人所謂去佞如拔山者正謂此爾然則名號著於前而事實驗於後雖欲以人言為妄不可盖也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又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為苟有其實名必隨之安可逃

哉今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不出房闥正是辨别邪正謹守法度之日而大臣好勝自任不恤是非使陛下納諫之美漸減於初年小人之道寖長於今日臣竊憂之惟陛下力主正道以折羣枉罷棐新命慰答僉言使姦邪無倖進之階威福免下移之患非特臣惓惓之誠蓋天下之望於陛下者如此伏乞聖慈少賜留聽不勝幸甚又言臣竊計言者必曰五鬼之號出於流俗不根之語何足為據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

權勢之門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程頤畢仲游楊國寶歐陽棐孫朴五人者獨被惡聲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蓋人之毀譽必皆以事考之今衆議指此五人可謂毀矣然推考其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力陳其說若程頤則先以罪去陛下所知孫朴則偶以妨礙未敢超擢外其畢仲游自監當人試中館職亟除河北提刑以私計不便為辭即授開封府推官楊國寶自初改官知縣

即除太常博士尋擢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未出京間又移陜西上賴陛下聖明察其無名數遷職任遂令寢罷歐陽棐考功亡狀嘗致人言則隱而不問大臣一薦遂用為著作郎臺諫交章僅得追寢曾不旋踵直除校理入館未及一月又授職方三人者才學庸常資性狡獪惟是挾執政之勢所欲必獲朝還暮徙略無公道上欺主聽下拒人言欲望士心厭伏衆無異論何可得也今二聖臨御責在大臣若差除未協公議惟臺諫官得

言之耳今則專權好勝一切不畏人言故臣論一歐陽
棐前後兩事凡奏七章而訖不施行致陛下諫諍之路
日衰而小人之道日長臣雖愚暗深以為憂伏望杜姦
邪倖進之門念威福下移之患特出睿斷罷棐誤恩力
主正道以杜羣枉實天下之幸　朝請郎充詳定重修
敕令等所删定官王彭年為監察御史從中丞孫覺侍
御史盛陶等所舉也　朝奉大夫章楶為考功郎中
詔在京待制及監察御史以上每任及三年一給般家

船
辛巳詔復荆南長林縣為荆門軍
乙酉環慶路經略使范純粹言准八月七日聖旨指揮
諸路探得夏國已大叚點集兵馬今秋欲來作過却據
環慶路探報言西界今年天旱點集不起覻其事理全
然不同未審賊中今歲事力果是如何或實經凶歉止
揚言大舉以勞我隄備或實欲入寇却反言天旱以欵
我邊防有此二端正要精加探測先事破謀仰廣募探

人子細探伺仍火急選官點檢人馬糧草衣甲器械防城守戰器具井泉砲石樓櫓壕塹之類不得闕誤臣勘會未准今降朝旨已前差副總管曲珍權管勾本司機宜文字李公惲權第二副將張誠赴環慶州界沿邊城寨躬親一一點檢城壁樓櫓壕塹嚴整戰守器具井泉糧草各已足備及差諸將選擇蕃漢人馬準備勾抽及選人分頭深入探測賊中動息去訖貼黃去年夏國聚集大兵自六月間已見形勢今來已是八月中旬全未

見點集次第臣以別路關探到點集聲勢不小而本路獨不住分頭體探兼曽選擇驍勇蕃騎往西界收捉得生口再三體問各稱實以旱災人户不易不見衙頭有指揮點集以臣愚料借使聚兵甚容亦不應如此全無息耗恐今歲之中決無邉事純粹八月十二日奏此當刪取其略

丙戌詔熈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司應常平事準五路法仍給錢五萬緡充本　中書省勘會新敕已禁出賣詔内外吏人衙前及試斷案並罷其許試斷案條更不施

行舊録云詔罷係官之人試斷刑法罷吏人試刑法熙寧中以吏不知法乃設校試之令使之閲習至是罷之新録辨曰罷試吏法此元祐政事中至細者且史臣之記必曰熙寧所立法至是罷之葢當時假紹述之名以脅持上下事無巨細皆以為説且今刪去王巖叟集論試案人不當入等可參考

丁亥詔輔臣觀穀於後苑　三省奏太妃服用已依皇后所居宫閤縁臣僚不見禁中事太皇太后諭皇后小殿設吻今來太妃不設吻為是誕育之地不欲遷改政目

十四日事當考

辛卯龍圖閣直學士工部侍郎蔡延慶充太皇太后賀

遼國生辰使皇城使海州防禦使劉永壽副之給事中顔臨充皇帝賀遼國生辰使文思副使段綽副之司農少卿向宗旦充太皇太后賀遼國正旦使西京左藏庫使高遵禮副之户部郎中王同老充皇帝賀遼國正旦使内殿崇班閤門祇候賈祐副之　樞密院言鄜延路七月移牒宥州踰月方有回文專請疆土殊無悔罪謝恩之意又託名議事實欲遷延以款我師今諸路皆報欲舉國併寇一路莫若先為大舉之状精選兵馬多發

將官廣張聲勢移屯近邊揚言約日互進時出輕兵倏往忽來令賊疑畏不知所備使不敢併一路則賊勢自分我逸彼勞亦多方誤之之意設令遂犯一路必自顧望亦不敢深入待其惰歸可以伺便擊逐詔陝西河東帥臣從宜行訖以聞　御批左右廂新復馬監以四遠聚到保馬不服水土又牧地久在民間耕佃草未肥美及値去冬大寒倒死數多及生駒不及分釐例該決配以諸監言之該決配者不下千餘人可作為經去年大

雪苦寒致有損失數多名目明降一指揮應倒死數多

及生駒不及分擡該決配之人并官吏並特與放罪仍

自今來指揮到日別立三年條限候年終依河南北監

牧司編敕比較分擡施行所有近降自元祐三年正月

一日至年終比較指揮更不施行三省樞密院速與施

行御集三年八月十八日手札倒死馬官放罪

乙未知眞州朝議大夫錢畮提點福建路刑獄劉安世云云附

月末

詔罷秋宴以魏王出殯故也先是翰林學士蘇軾

言臣近准鈐轄教坊所關到撰秋宴致語等文字臣謹

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于

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曰汝

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

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

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説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

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

於穆后蓋朞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朞喪者已葬而宴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為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為罷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為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為天子絶朞不妨宴樂臣竊非之若絶朞可以宴樂則春秋何為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既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當準禮以諸侯五月為葬之期自今年十

一月以前皆為未葬之月不當宴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葬也臣竊意皇帝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宴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準令合於宴前二日進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為當罷只乞自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從之　詔李乾德曰朕惟先帝聖德兼愛懷柔遠方頃自富良班師覽卿懇請即以廣源等州

特行給賜繼緣安南首領妄認省地尋復遣官辨正分
畫又於八隘之外以六縣二峒賜卿主領恩德之施可
謂至矣朕祇述先訓務寧邊圉況累降詔諭備極詳明
勿惡勿傷無復可議其修築山隘割丁戍守皆疆埸常
事況又歸明在前築隘在後亦理無不可夫何所疑尚
有陳述蓋守藩之義以惇信為先毋或譸張朕言不再
所有成卓因巡邉檢隘擅支物帛與外界首領有違條
制昨據經略司覺察奏劾為其生事已行貶竄卿能追

斂其物悉以送官載閲封章尤嘉恭順睠惟遐服方倚
令猷勉體至懷益綏多福　詔諸路帥臣令掌機宜官
將所受宣劄及不下司文字并軍中行遣處置分門編
排置冊封掌檢會治平中文彥博之請也　東頭供奉
官施州歌羅寨主幸則追三官江南西路監當以誘誤
夷人妄有殺戮詐求功賞故也
丙申詔官司毋以陝西路所給鹽引回易規利犯者以
違制論

丁酉承議郎直集賢院知齊州王巖叟為起居舍人朝請郎大理卿杜紘直祕閣知齊州　渠陽蠻入寇詔轉運判官程節戒約兵將審詳賊勢如其烏合遠來不能久留勿與爭鋒須其歸設奇掩殺程節為湖北運判在二年八月三年閏月

乃徙江西　除在京通用法不以赦降原減條舊錄云熙寧以前在官樂於因循多不事事至或幸其去職儌覬恩宥而狥私撓法縱吏殘民乃立法以革其弊至是因言者有請蠲裁之新錄辨曰士懈於位嚴法令以肅之久而知戒則雖有小過聽從赦宥此相救之意舊錄所載合刪去

以西蕃大首領果莊為陪戎校尉朝廷初有此議范純

仁言果莊自先朝作過陷沒將卒最多近日南川之圍殺害邉人亦衆百里之地為之一空邉人素重怨讎發憤往報偶得擒獲昭告裕陵鄂特淩古失其彊臣亦便納欵既釋先朝宿憤以快天下人心陛下曲示至慈特貸其死足使族類懐感巳是國家權宜今更命之以官於事却恐過當伏惟陛下視民如子賞罰至公今殺匹夫者必就大刑殺衆人者乃獲爵位不惟刑賞倒置有紊典常兼恐被害之家寃憤難訴人情天道兩皆有違伏

望聖慈特以臣言子細詳察又言果莊曾授團練使仍賜金帶尚自不顧恩義謀叛殺害邊人今一校尉何足以收其子心若朝廷久遠要與一官可俟它日不必太速以違人心兼已具劄子進入昨日同樞密院進呈依已得旨與官則恐臣言未能上動天聽臣以備位宰執國之刑賞尤當盡心竊緣果莊俘獻之日親受聖旨令招喚其子歸漢或納質之時與貸生命後來果莊並不曾肯依詔旨寫蕃字招喚口稱我惟一死如此悖慢違

命朝廷尚貸其死已是優恩今更與官恐傷信令所有樞密院關到聖旨未敢施行兼劉舜卿回報溫錫沁文字正用果莊曾陷邊將及昨來犯邊且歸罪果莊圖得不見鄂特凌古罪過為解今却與果莊官爵即是今來朝廷不以為果莊之罪不惟赦鄂特凌古無名兼使邊臣失辭今後難為應答又欲使鄂特凌古人使略見果莊止欲使知生存審實今既有文字來乞則是彼國已知果莊之存今來人使自亦不消使見却恐誘引別生覬望勘

會捉到西蕃大首領果莊昨引見日奉聖旨候親書蕃字招喚得結斡磋等歸漢或納質時與貸生命仍免囚禁令於茶場安下其果莊後來雖寫蕃字到熙州及鄂特凌古亦遣使詣闕謝罪兼朝廷已降回詔訖乞賜詳察不從

庚子三省奏奉旨李常除翰林學士傅堯俞御史中丞緣翰林學士承旨鄧温伯非久服闋赴闕欲李常改除兵部尚書傅堯俞兼侍讀御批李常如罷侍讀即差傅

堯俞兼侍讀如李常不罷侍讀且以即今三人侍讀為額候將來於三人中有闕即差傅堯俞餘依旨（此事以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御批編入它書無之當考四年五月四日癸酉更詳之）先是知開封府錢勰奏獄空中書劾其詐詔勰分析并下法寺約法既進入久不下中書以為言上批勘會開封府廂禁罪人從來有例昨錢勰等奏獄空蓋因三院實無禁繫假此可以風化天下況又宣付史館今若便作妄冒斷遣恐有傷事體卿等更宜詳酌施行所有已進入約法等文字

更不降出此段用御集八月二十四二十七日兩手札修入九月七日錢勰降黜

辛丑錄繫囚雜犯死罪已下第降一等杖以下釋之開封府界及三京凖此　右正言劉安世言臣伏見祖宗已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授內外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止是閒慢監當局務原其深意葢為父兄已居柄任而京師之官多是要劇為大臣者既不能人人為朝廷推至公之心振拔滯淹提奬寒素而貪權好利多為子孫之謀援引親屬並據高勢根連蔕

固更相朋比絶孤寒之進路增膏梁之驕氣寖成大弊有不勝言是以祖宗立法務加裁抑上下遵奉莫敢或違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心二十年間廉恥掃地陛下践阼之初勵精求治剗革僥倖一本至公躬行法度不欲有毫髮之累此天下之人所共聞見在位之臣化上之德謂宜盡忠交儆務為正直而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子弟親戚布滿要津此最當今大患也臣條列其弊屢欲面奏偶以秋暑尚盛

伏恐久煩聖覽用此未敢請對然近來差除尤多不協物論是以不避煩瀆聖聰須至具章疏論列臣伏見太師文彦博之子及為光禄少卿保雍將作監丞孫永世少府監丞妻族陳安民遷都水監丞女壻任元卿堂差監商税院孫壻李慎由堂差監左藏庫或用恩例陳乞而此兩處皆非陳乞之所當得也司空呂公著之子希勣今年知潁州纔及成資召還為少府少監希純去年自太常博士又遷宗正寺丞女壻范祖禹與其婦翁共

事於實録院前此葢未嘗有而次壻邵𩣺為開封府推官公著纔罷僕射即擢為都官郎中外甥楊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士未幾又擢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楊瓌寶亦自常調堂除差知咸平縣妻弟魯君貺今年自外任擢為都水監丞姻家張次元堂除知洺州胡宗炎擢為將作少監馬傳慶自冗官得大理寺主簿其間雖或假近臣論薦之名皆公著任宰相日拔擢除授也宫教之職舊係吏部依法選差近方收為堂除

而公著首用除其孫壻趙演宰相呂大防任中書侍郎日堂除其女壻王讜京東排岸司妻族李枯知洋州李機知華州范純仁拜相之初即用其㛰家韓宗道為户部侍郎妻族王古右司員外郎王穀近自常調堂差知長垣縣門下侍郎孫固之子朴判登聞檢院臣聞鼓院檢院乃天下訴寃之地豈可使執政子弟為之𤋮寧初嘗以宰相子曽孝寛判鼓院是時言者以此弾奏即令罷免而公亮陳乞監皮角場此近例也孫固及左丞王

存右丞胡宗愈姻家歐陽棐除館職未及一月又授職方員外郎宗愈之弟宗炎近除開封推官然王存除歐陽棐外未聞其人及中書侍郎劉摯亦未見所引私親而二人者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臣之所陳皆彰明較著士大夫所共知其所不知者又不可以悉數臣竊謂二聖臨御于茲四年未嘗以名器少私於宗族外家而大臣所為乃反若此上下恬然不以為怪此臣之所甚懼也昔唐之崔貽孫為相未踰年而

除吏八百員不避姻故之嫌後之大臣欲引其私親者多假此以藉口而欺罔世主臣嘗疾之今考其傳蓋亦有說且唐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兵興政事紛亂官賞差繆永泰之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賄賂盛行剗塞公道綱紀大壞常衮當國力懲其弊凡奏請一切杜絕而矯枉過正賢愚同滯及崔貽孫之相薦舉者惟其人推至公以行之故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後之大臣能如貽孫之盡公則縉紳之閒自無異論惟其執心偏黨所

用匪人排斥孤寒專引親戚而乃竊其緒餘文過飾非及致人言又從而尤之亦已過矣今上等知州通判在京寺監宮教畿内知縣之類號為優便者盡屬堂除雖資任未至甚高固若不足寘於議論而常調之人一蒙選用即令後每任例得朝廷差除不復歸吏部以此較之僥倖不細況有司員多闕少四方寒士羇旅京師待次選部往往踰歲未得差遣及其注授又守二年遠闕則世禄權要之家何幸而疎遠平進之士何獨不幸也

臣伏見自來畿内知縣皆選試吏能之地近聞以宣德郎王毅知長垣縣士大夫皆謂毅素號闒冗亡狀特甚止縁范純仁妻族之故遂有此命中外傳播莫不駭笑欲望聖慈特令追寢外其間人材粗堪或到官已久未至曠職固難追改臣亦不敢上煩朝廷必令並罷但以執政大臣不避親嫌不畏公議衆論喧然為之不平者久矣竊恐陛下九重深遠不能盡知故敢略具所聞上補聰明之萬一惟萬幾之暇留神省覽仍願陛下出臣

此章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庶幾不廢祖宗之法而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豈勝幸甚貼黄稱臣孤立小官蒙陛下誤加拔擢寘在諫垣茍緘默不言足以全身保禄而今日之論徧及柄臣既犯衆怒決非自安之計但臣不敢曠職上負陛下亦非敢捃摭大臣私事以為捭闔之説蓋得衆論所共不平者須至一一奏知惟乞聖慈特賜詳察臣方欲發奏又聞除知真州錢暎為福建路提點刑獄亦是吕公著姻家其勢如此不已臣

故不敢不亟論也願陛下早以臣言戒敕輔臣歐陽棐除省郎不當臣已具狀論奏亦乞早賜施行又言臣近日曾論列朝廷差除多涉嫌疑頗招物論及新知長垣縣宣德郎王毅尤為闒冗人皆傳笑欲乞特行追寢至今未蒙施行日近伏覩除目内奉議郎程公孫堂差監在京商税院葛繁兵器監主簿呂公著掌記云葛繁名聲籍甚荆公始愛其材後當國以其不附己踈之臣聞二人者與執政皆是姻家衆論亦喧無不憤歎以為孤寒之士待次選部動踰歲月不得差

遣及有注授仍守二年遠闕令公孫葦本係常調止緣執政姻戚而京師優便之職無名輕授隳紊綱紀滋長僥倖甚非所以稱陛下為官擇人之意伏望聖慈罷王鞏程公孫葛繁新命以伸公議貼黄稱臣聞程公孫乃呂公著男希純之妻兄葛繁係范純仁之同門壻而執政狥私率意無所顧憚如此之甚竊慮陛下體貌大臣重傷其意欲乞去此貼黄付外施行　中書舍人曾肇言七月二十七日内批左班殿直錢珏特差勾當牛羊

司替殿直劉鋭元祐四年六月滿闕如劉鋭已有替人即添差錢珏勾當一次候滿日更不差人八月三日内批内殿崇班劉言特添差勾當翰林司候將來有先次年滿之人更不差人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自臨御以來正身率下杜絶請謁裁抑恩倖凡自内出無非德政未常以私撓公以人廢法親戚近習斂衽安分退就繩墨朝廷清明紀綱肅然論者以為秦漢以來母后共政未有若斯之懿非二聖一心秉誼克己何以

致此謂宜終始守之貽則萬世而近日以來頗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者雖其事至微未足仰累二聖大公至正之盛德然竊恐僥倖之人乘間伺隙轉相攀援煩瀆聖聽雖二聖天地之度坦然無私但慮左右干祈廹切不免曲狥其意杜漸防微宜自今日此臣之惷愚竊抱惓惓愛君之心傾竭肺肝庶有補于萬一也臣竊覩前史伏見仁宗在位四十餘年屢下詔書約束臣下干求內降令中書樞密院如內降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並

具條執奏以聞推勘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下御史臺閤門牓諭仍著為法丁寧懇至出於誠心當時羣臣亦每以禁止内降為言輒見納用故一時朝廷號為肅清雖間有干請而不能虧損聖政者上下維持之力也大抵人情苟務便私樂於僥倖此門一開浸淫不止始自一二至于三四至于五六漸無紀極則國家名器繇此輕矣朝廷百度繇此隳矣其源至小流弊至大此臣之所大懼不得不為陛下極言之也且朝廷爵禄有限人之

私欲無窮苟不持之以公因緣請託將至於不勝其煩陛下亦將厭之矣伏望聖明不以臣言為狂妄試加省察若有人材可用或聯近親出自聖意欲與恩澤者自可明諭輔臣度其所宜公行除授其餘一切禁止無得私請仍詔輔臣如有内降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並執奏以聞推勘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下閤門御史臺劾奏以聞常加覺察牓諭朝堂使人人明知上意如此則聖德日新朝無粃政邪枉之門塞公正之路開遠繼祖宗

之明下為子孫之法萬世稱頌以為口實豈惟天下幸甚實社稷無疆之福也臣備位侍從以論思為職竊有所懷不敢隱默謹併錄上仁宗朝緣内降戒飭詔書事迹凡八條别為一通伏乞置座右少助省覽僭易冐聞或赦或誅惟陛下裁擇天聖九年十月詔曰朕遵列聖之謨荷慈宸之教于兹八載雖致小康而縉紳之門名節罔厲致臺文之上奏謂吏議之不容矜勞者掠已以近名希進者行險以徼寵詆訕執政干撓有司分屏翰者或奏請之靡厭主按察者或寛縱之為德貪而無恥始務營私老而非材曾不知退縣廉恥之未飭致風化之靡醇臨朝以思於朕何望用稽彝訓申儆羣倫苟少冐於官箴將自投於公憲布告

遐邇體朕意焉初侍御史知雜事劉隨言近年內外庶官多營求內降公行請託至有涕泗上前以希恩澤者請指其事以申戒之故降是詔明道二年四月詔比來臣僚宗室外戚命婦多以進獻為名干祈恩澤自今非舊例一切罷之凡表奏毋得緣親戚投進禁中或有傳宣令有司實封覆奏內批改官及與差遣未得即行委中書樞密院審取處分天下毋得創修寺觀所進乾元節香合及仙儀並停惟功德表疏聽附驛以聞例有賜者令內東門司取旨康定元年十月詔如內降指揮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並令中書樞密院具條執奏以聞慶歷四年十二月諫官余靖言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按事回上殿求假章服請自今臣僚入對有輒求恩澤者令有司劾其罪從之慶歷六年四月權御史中丞張方平言中書樞密院比歲以來除授多預批聖旨俟半年或一二年後與轉官或改職且遷除之體率有常規若因勞應賞擢之不次孰曰不然事出僥倖縱賒歲月難

厭羣議譬之賈人交易於市作為契券立期待價非惟滋長濫恩實亦有虧治體請自今文武官輒援前比而希遷改者並明行責降從之皇祐二年九月賜中書門下詔曰朕躬庶政之機持大公之柄而比有儉倖肆與妄圖或違理覬恩或負罪希貸率求內出間亦奉行蠧政虧風莫斯為甚雖屢頒於詔約曾不絕於私祈兼慮臣庶之家貴要之列交通請託巧詐營為陰致貨賕容輸珍玩夤緣結納侵撓權綱矧宗祀之消成屬祥釐之均被嘉與中外紬此非邪勉於自新以底至治自今內降指揮仰中書樞密院并所承受官司執奏毋得施行敢以貨賂結託貴近者令諫官御史劾奏之先是上謂輔臣曰比有貴戚近習夤緣請託以圖內降雖頗抑絕然未免時有侵撓可於赦文中禁止之庶澄清宿弊示信天下輔臣等對曰陛下躬行大祀以新庶政開至公之路杜私謁之蹊實天下幸甚然載之赦條恐未盡聖意上乃別為手詔與赦同降嘉祐二年八月知諫院陳

升之言比日內降營求恩賞者多雖許執奏而有司時有奉行自今請令中書樞密院推劾以正干請之罪從之嘉祐二年正月鎮海軍節度觀察留後李璋罰銅三十斤初璋求內降轉官而為知諫院陳升之引近詔奏劾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十四 四百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平恕

謄録監生臣章僔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十四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三年九月丁未給太醫局教授楊文蔚假令往南京視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疾中書侍郎劉摯為之請也

樞密院言府界累年災傷夏田又多不熟雖今方秋成緣民力未甚寬舒乞詔開封府保甲特免今年秋

冬教從之　戸部言瀘州江安縣夷稅戸自來不曾差役自第三等以上願依舊輸役錢仍從漢戸單丁法減半第四等以下並免從之

戊申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臣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輙喜不自勝舉酒以屬羣臣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既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修德可以轉災為福故宋景公一言熒惑

退三舍元豐八年熒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氐氐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二聖在位發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視熒惑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於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豈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况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為災沴理在不疑自二聖嗣位於今四年恭儉

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
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此
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
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職而無所告訴謠怨上
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者盖由朝廷賞罰不明舉
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略而言之去年熈河諸將力戰以
獲果莊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
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

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十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體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岑探聚衆結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罰童政凶狡貪残非一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致數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二月二十八日乙巳童政坐擅殺六

十餘人處斬不知軾何故云止降一差遣當考

近日溫杲誘殺平民十九人究酷之狀所不忍聞而杲止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婦女無辜屠割形體以為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倅不按監司不問以至臣僚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可與不可辨認白日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預為凶人開茍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盡言特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人正使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

而紀綱頽弛偷惰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此得為仁乎大抵為國要在分別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恃賴平人有所告訴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公之咎也黄河自天禧以來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以就下耳熈寧中決於曹村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吴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强塞之縱獲目前之安而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

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僉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内自工部侍郎工部侍郎蔡延慶也事見鮮于綽傳信記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為故道高仰勢若登屋功必無成而患有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賢愚貴賤皆以為然獨一孝先以為可作臣聞自孫村海口舊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萬五千人勾當使臣五十員歲支物料五百

餘萬自小吳之決故道諸埽皆廢不治堤上榆栁并根掘取殘零物料變賣無餘官吏役兵僅有存者使孫村之役不能奪過河身則官私財力舉為虛棄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皆已廢壞横流之災必倍於今孝先建議之初略不及此近因人言沸騰方牒北外監丞司云四十五埽並屬北外監丞司地分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檢計春料便令計置今來欲興修四十五處已壞堤埽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貲之費

也孝先當於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今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熟事行下北外監丞司令一面管認意望敗事之後歸罪他人其為欺罔實駭羣聽其餘患害未易悉數但臣採察衆論以為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歲罷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虛役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修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三千餘萬此外民勞之極變故横生嗟怨之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三千萬物料錢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隄

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若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成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修為學士日有修河議狀二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略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為可用故輙繕寫進呈自祖宗以來除委任執政外仍以侍從近臣為耳目請間論事殆無虛日今自垂簾以來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人得對惟有邇英講讀猶或親近清光若復瘖黙不言則

是耳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覬望上下苟為身謀謹備錄今日進讀之言上塵聖鑒臣無任恐栗待罪之至貼黄稱臣為衰病眼昏所言機密又不敢令別人寫錄書字不謹伏望聖慈特賜寛赦蘇轍誌軾墓云嘗請賓訓因及時事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黄河勢方西流而强之使東夏人冦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按賞罰不明强河使東即九月五日奏不問鎮戎事乃閏十二月四日奏墓誌并言之

己酉龍圖閣直學士刑部侍郎呂公孺權知開封府

朝奉郎監察御史楊康國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劉安世十月疏

云康國以執政瓜葛之戚移府推

庚戌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錢勰知越州朝散大夫倉部郎中范子諒知蘄州朝奉大夫新提點河北西路刑獄林邵知光州仍各罰銅二十斤內勰展三年磨勘坐奏獄空不實也八月二十七日上批可考

右正言劉安世言臣伏見御史臺舉劾開封官吏將大辟罪人寄廂妄奏獄空致朝廷誤推恩賞始聞已降指揮錢勰止令罰金出

知越州林邵范子諒並與小郡其餘官吏特免改正雖門下省嘗具封還准朝旨惟展磨勘此乃陛下至仁至厚不欲窮治而緦等所犯情實欺君考之公論皆謂責之太薄罪名不正事關國體須至論列臣聞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內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為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審

用之乎今開封官吏以大辟之囚權令寄廂敢肆誕謾謂無一人在獄朝廷信用其奏亟推厚賞進官錫服幾二十人下至胥吏亦霑恩賜播傳天下書之史册何可掩也繼而臺臣抗章彈其謬妄陛下付之執政按見實迹縱不容論以全罪猶當奪其誤賞之官少為天下誣罔之戒而乃一切仍舊復得名藩使䌹善去不過如此今實有罪何以示懲陛下若明正典刑則虛偽之迹固在䌹等苟謂已行之命憚於追改則好名之咎遂歸朝

廷傳之後世實累聖德伏望陛下特徇公議追緦誤賞之官黜置小郡其餘官吏亦令改正使天下知公朝之名器不可以倖得非惟塞小人奔競之路亦助成陛下無私之政臣所以詳論之者盖欲救正國家之大體非特區區為一錢緦而發也伏惟留神省察早降指揮政目云詔錢緦等展磨勘緦三年林邵杜天經部轆二年緦知越州餘小郡　詔毋得受文彥博告老童奏

辛亥御史中丞孫覺戶部侍郎蘇轍中書舍人彭汝礪

秘書省正字張績考試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　詔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使于闐進奉人回以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間歲一解發赴闕朝旨丁寧諭說令報本國　樞密院言果莊已除陪戎校尉鄂特凌古并溫錫沁進奉人合赴起居詔令果莊就當日先於殿門謝令進奉人於幕次覲見別日赴内東門謝九月八日令鄂特凌古使人與果莊相見八月二十四日除果莊校尉　范純仁言臣竊見昨日文彦博與樞密院堅欲令鄂特凌古來使與果莊相見欲其子

結斡磋得知父在審實可以繫累其心臣愚以為不然果莊是西蕃驍將身繫其國輕重未擒之前敢與中國相抗既擒之後遂便狼狽納欵則其要藉果莊灼然可見然其謝罪之始既以推過本人雖與劉舜卿蕃字中曾乞放還未敢便於朝廷陳請今若得與其使相見其心必猜朝廷别有意謂歸國却須生心或請放果莊歸國如夏國乞還城寨之類至時必須堅拒却致嫌怨復生若更於不與之後忽然病死則必謂朝廷因其請而

殺之尤可為鄂特淩古舉兵之名則是今日使見未必為利適可為他日之害也又況大國舉動當使外蕃難測使其知存足以示恩使其知亡不能生怨今區區欲悦其子悉使見我之情恐生輕慢之心亦似有虧大體若陛下以大臣之言須至依從則乞候將來常貢之使因事漸通消息則亦足以使知陛下容貸之恩伏望聖慈更將臣言子細審詳庶於機事無害果莊就擒已久彼國自已絶望故於納款蕃字之内一切歸罪果莊若却

使之相見深恐復生覬望之心結斡磋等既知朝廷顯示其父必以得見為期後若不遂其心而死却恐嫌隙復生更乞聖意深加詳察　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居住呂惠卿徙宣州居住惠卿乞改蘇州不報政目八日云呂惠卿宣州居住惠卿家傳亦云九月移宣州惠卿以私計自陳乞改蘇州不報舊録乃於十二月二十八日書惠卿徙宣州今不取

壬子引進使嘉州團練使新差永興軍路鈐轄狄諮提舉崇福宮從所乞也　詔尚書侍郎學士待制兩省御

史臺官國子監長貳詳議殿試用三題法奏議具十月末

癸丑朝請大夫知廬州蹇周輔卒

甲寅詔問神宗實錄何日成書修撰官言若併功修撰約來年冬可畢御集

乙卯給事中顧臨爲刑部侍郎　殿前副都指揮使苗授奏依殿試格引試驍騎事藝合格該賞人内弓箭手十將都貴射一石力弓馬步射通中垛十一箭賜絹二十五匹御批内十將都貴馬步射一十一箭並上垛可

於支賜絹外特與更轉一資御集三年九月十二日事

丁巳熙河蘭會路經略使劉舜卿言夏國若遣人齎文字議和許與不許收接詔許收接仍令於鄜延正路計會　魏王諸子秀州團練使孝貽等八人遷官有差

朝奉郎兵部郎中葉祖洽提點淮南西路刑獄　承議郎太府寺丞陳祐之提舉河北糴便祐之與回河相關故特書此或削去

醫官秦廸等七人勾當御藥院陳衍等三人本殿使臣張士良等二十人以太皇太后康復推恩轉官減年

有差　錄死事右班殿直吳猛弟祐為三班借職

己未戸部尚書李常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孫覺為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講覺引疾求罷故有是命

明年正月二十二日又書孫覺免侍講依舊提舉醴泉觀仍權免朝參覺以疾請也劉安世言去年五月中臺臣劾胡宗愈未蒙施行孫覺楊康國相繼解職而去當考安世章附四年三月七日紹聖元年六月周秩言劉摯初與邢恕合論謂司馬光當容蔡確恕為摯為侍御史既在言路與光及呂公著通謀排去確等因以事逐恕諫議大夫孫覺論稍異於摯光遂超擢摯為中丞又為執政七月周秩言司馬光因邢恕以奉蔡確嘗致書求用一日得志確恕皆以議論持平被逐孫覺李常亦以持平之論忤光不蒙引拔秩言固不可信姑存

之

鄜延路經略司言宥州差人來延州陳述事理已令至日差官引伴赴州詔令趙卨除依詳前後所降朝旨應答外雖西人言語倔强邀乞意堅亦節次婉順以理開諭即不得一起折難遽然阻絶務要遷延不絶其意以緩入寇之謀　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言臣不才備位宥密惟是邉機兵政職事所重外當方面則委將佐内嚴師律乃統環衛進用其才率參圖議大抵每除一官必須熟揣舊吏博訪所知謀之僉同冀協公議葢皆

儒臣罕接武弁況欲採拔行伍之人安得詳其本末臣向日累歴監司惟務選擇人物循行郡縣接見官吏即嘗密察文武才否籍為等級各度其能驅策考校極詳尚有誤失今多不知雅素乃徒一識其面暫聽所言遂將聞於朝廷亟加擢進豈能果稱厥職悉允衆望欲崴下諸路帥臣及監司令各訪察本部總管已下使臣密籍其才能定為三等於逐名下明言所長可當如何任使不令下司具册奏聞降付樞密院緘封本院常檢會

上中人數内參考所聞因擬差遣間抽三兩人赴闕觀其人才器識取可用之人以備次補要職庶盡擢才之法免於緩急闕人所係才能方略精敏器量沉遠人材雄壯論事條理識見明穎才力精幹戰鬬勇決志氣忠實諳練軍政曉達蕃情藝能殊絶節操堅正如此之等即取數多者為上等能偏者次之為中下詔今後諸路帥臣監司文臣知州帶一路鈐轄歲終各察所部諸司使以下大使臣可備選擇之人不限軍班雜出身並明

具材行事狀之實宜充如何任使不拘員數實封保明聞奏委樞密院置簿參覆其人以備隨材擢用若所奏不當以繆為能論如貢舉非其人法新本削趙瞻奏狀但載詔語至非其人法從簽書樞密院事趙瞻所請也今依舊錄傳堯俞作趙瞻墓碑云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今選武官難遽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司舉使臣材别其才第為三等籍之以備選任范祖禹神道碑同　案本傳載此事與墓碑同但繫之四年同知院事後

庚申大宗正司言內臣出入宮掖若與宗室聯姻非便欲乞宗室不得與內臣之家為親從之

辛酉知河南府資政殿大學士張璪知定州知河陽資政殿學士李清臣知河南府知定州樞密直學士韓忠彦為戸部尚書知襄州朝奉郎直龍圖閣邢恕知河陽朝奉大夫直龍圖閣太府卿葉均為秘書監（差除太府卿在九月六日令并此）

癸亥承議郎校書郎孔武仲充集賢校理　錄皇城使雄州刺史帶御器械米贇男右班殿直世道為西頭供奉官世雄為三班奉職弟胥姪世隆並為三班借職以

贓死事故也

甲子詔永興軍耀同解華陜州河中府今年秋災傷保甲不以分數並權免冬教如內有本户不係災傷者亦與免放　尚書省言命官犯罪有情狀乖惡肆為不法至於編配者具舉主自來只依常法斷放亦有該恩全原者是於保任之法全無懲誡詔今後舉官得罪如被舉人犯贓私罪特旨編配者舉主雖該恩並取旨

乙丑鄂特凌古落起復　詔省律學博士一員學生不給

食舊録云往時仕者慢不知律及聽獄訟則諉於吏以決事遂建律學置博士員給食學者使學而後從政司馬光初以為非至是建明故有此詔新録辨曰方是時司馬光之覺久矣乃云光以為非至是建明大抵稍革前日之事必以光為稱首皆私意也今删去

三省言故宰相執政官子孫乞分財產者所屬官司體量乞分人貧乏之方聽分割其居宅墓地仍不在分限今詳上條即未及以次近臣之家兼未有許占田以供祭祀指揮欲參立太中大夫觀察使以上每員許占永業田十五頃官給公據改注税籍不許子孫分割典賣止供祭祀有餘分贍本族如輙

典賣依畢幼私輒典賣法仍不得無故毀折及斫伐墓地内林木從之政目云詔太中大夫觀察使以上永業田十五頃

丁卯上御集英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謝悰已已賜悰進士出身除初等職官右正言劉安世言臣伏見朝廷近復制科祕閣所試之人皆不應格陛下方務進人材不欲並行黜落曲收謝悰以為天下學士之勸而悰廷試之策往往不能奉承清問率意妄言固多疎略有司考覆既不入等陛下特賜進士出身擢為輔

郡幕職聖恩優異極踰涯分臣亦上體朝廷之意不敢
別有論列而近見悰申尚書省辭免新命狀乃云有敕
告未敢抵授以祗為抵以受為授虛薄寡聞一至於此
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郎為嚴挺之所譏而罷今陛下
方當右文之代初復制舉豈容有抵授賢良乎又聞悰
祕閣程文已不合格而有司特為奏請乞與假借陛下
曲加收録為後進之勸而廷試策紙繆益甚考官范百
禄有章疏歷陳其尤乜狀者凡數條臣恐傳播寖廣實

累修潔博習之舉伏望陛下懲其淺陋稍收誤恩追寢悰進士出身以塞公議　兵部言涇原路隴山一帶係官地土不少自來為衆人指占量輸租課貪緣侵冒別無色役累准朝旨令招刺弓箭手其人戶侵冒歲久財力富强奸弊日深上下因循未依朝旨最是邊防大利害若非禀自朝廷置局招置標撥無以杜絶奸弊從之

政目云隴山田招弓箭手

辛未詔文彦博章奏非陳乞致仕者仍許受進

壬申戶部請立明狀增錢買坊塲從之閏十二月十四日罷此法劉安世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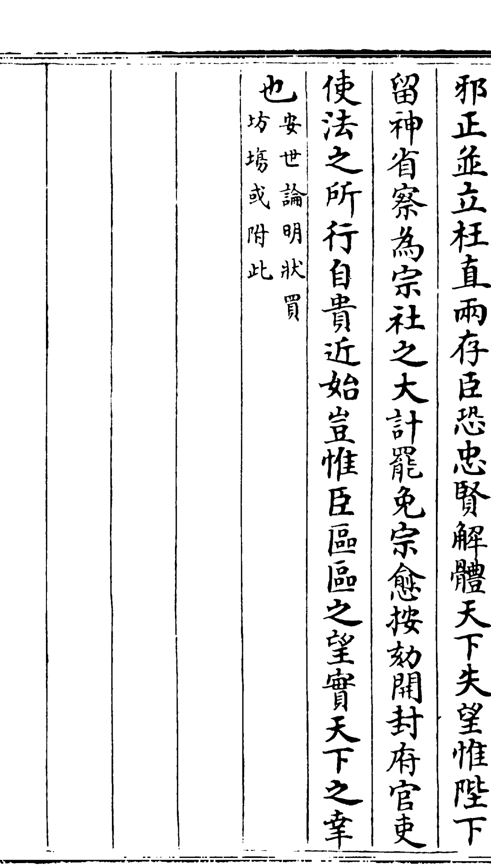
云

是月右正言劉安世言臣伏見御史臺彈尚書右丞胡宗愈任中丞日不償房緡及開封官吏受周知哲之訴而挾情違法不治其事臣亦嘗與左司諫韓川累具論列乞正其罪而章皆留中未蒙付外中間御史臺又申三省催促前奏比聞已得指揮更不施行臣竊謂陛下優容執政務全大體則可耳要之以天下公議而為朝

廷遠慮則非也臣職在諫列義難緘默輒冒誅譴再伸前論惟陛下察焉臣聞御史之任紀綱所繫而中丞者又為肅政之長固宜正身率下以厲風俗而宗愈貪冒不法以至興訟姦邪之人方為之游說曰此非大惡何足以罷執政是乃朋黨之論不可不察也今上自公卿下至匹夫粗能以廉節自好者豈肯稅人之居不給其直況宗愈身備從官職任憲長而貪鄙之行過於閭巷之人玷辱國體無大於此錢勰之在開封常以不畏彊

禦為己任及周知哲陳訴則抑而不行茍非憚宗愈之
權勢忽知哲之柔弱豈容滅裂如此之甚臣竊謂以常
人觀之則未至大惡以禮義廉恥而責大臣則宗愈之
貪濁錢緦之狗私何可逃於吏議臣既在言路目睹宗
愈之不法而不加彈劾則是曠職以負陛下今宗愈所
犯事狀明著臺諫交章置而不問若臣等所言出於誣
捃則宜竄黜以明宗愈之無罪茍臣等所論既有實迹
朝廷安可曲為容貸以沮天下之公議乎國家設御史

六察本以彈劾有罪今御史舉事而不得行臣等論列而不蒙聽納如此則諫官御史遂可廢矣諫官御史廢則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臣固知論斥大臣非全身保禄之計然臣自孤遠小官蒙陛下不次擢用每思自竭圖報萬分豈謂廟堂之間乃有如宗愈者其姦佞無恥朋邪罔上臣前後章疏言之已詳非特此不廉之一節而已也況宗愈竊位以來涉歷半歲第聞昏繆無所建明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重朝廷之勢刱



邪正並立枉直兩存臣恐忠賢解體天下失望惟陛下留神省察為宗社之大計罷免宗愈按劾開封府官吏使法之所行自貴近始豈惟臣區區之望實天下之幸也安世論明狀買坊塲或附此